

碎石路，往白色城堡

◎ 汪郁榮 / 醫學100級

站在窗台前，我輕揉香絲草的葉面，讓檸檬般的清香在指間溜轉。

這是我來到府城送走的第七個期末。

這樣坐四望五的年歲，還應該讓什麼夢的翅膀顫動？

走在白色城堡前的碎石路上，路途已經來到了一半，但是不要指望有休息站這種東西。身邊的夥伴都在亦步亦趨，想喘個氣你待會就得加快腳步。城堡年年準時開啟並關閉，腳步一緩就得在城外多看一年的橙黃橘綠。

不時的，我眼角餘光貪看碎石路兩邊的風景，不時的，我觀著通往似有芳草的叉徑微微心動，甚至偶而回盼來時路，模模糊糊地想著遙遠啟程時曾放棄的其它旅途，然後再敲一下自己的頭，誠告自己沒走過的旅程總是最誘人。

家鄉時關心的話題，從八卦和系隊慢慢轉移到關於那座白色城堡的秘密。

聽著過去自己問過的「要考普生了，學妹要怎麼準備啊？」在耳邊迴響起三年前的點滴，然後三年前聽到的「學妹不要擔心啦，有讀就一定沒問題」從我微笑的唇角緩緩溜出。三年前的煩惱是可以這麼單純。

過去聽的一知半解甚至因此感到乏味的五六七城堡話題現在卻越發勾起我的專心。當我驚覺我越來越懂城堡的術語，開始發現自己少了某些很純真的懵懂、某些可以撓起來的熱情衝勁或優勁。

有個朋友嘆氣，未來的日子將是真正的「蒼白」…只有白色，什麼都沒有。

城堡裡的光景是什麼？或許城門一啟，只是另一條更長的碎石路鋪展而去？

但是大家都還是往前邁著步。

當我打開兩年前讀的「神經外科的黑色喜劇」，開始可以對著Lasix和nystagmus的鉛字發出微笑；當我看著眼科醫師開給我治麥粒腫的藥袋上Ampicillin的字樣，我想像我要是多吃幾顆就會GI upset，搞不好還pseudomonas colitis；吃著牛肉麵時，我會和同學抱怨有片fascia讓我塞牙縫了，對方會解人地頷首；現在，我端詳著香蜂草覆滿絨毛的葉面，villi是我第一個想到的字。

某些東西，在我走著碎石路時，悄悄地深化到我心裡，然後在某些想不到的時刻讓我笑出聲來。

所以，即使有時我發現同行的夥伴正和我都在貪戀地跟著路邊某棵美麗的花樹，轉過頭來，四目相交時，我們都會心地微笑，或許還會邊走邊交換該怎麼去讚美這棵樹。偶而，會有人跑出碎石路，摘朵花，然後又折返，加快腳步，臉頰因為手裡的芳香而飛上一抹紅暈。

我們的腳步沒有停歇，不是朝著那棵樹的方向，也不是朝著又徑採更多的花朵，而是向著城堡。城堡裡沒有童話的夢幻故事，但是藏著某些真的可以讓我們笑出來的寶物…如果我們進得去，並且願意滴汗去挖掘。

我看著這方越來越清晰的白色輪廓，想起朋友的感嘆。

我們遺忘了一個小學就學過的咒語，於是找不到解藥。

白色原是所有色光的集合，我們少的只是一枚三菱鏡。



白色城堡